

时光隧道

我的杜妈妈

●邢洁

六月毕业季,各种离愁别绪弥漫在少年的心间,也不时触发过来人的悠悠情思。偶然刷到一个小视频:高考前一天,女孩走向讲台,给了老师一个深情的拥抱。这个离别的拥抱准确击中了我心底那个绕不开结,勾起了一段三十多年前的回忆……

1986年春天,在四川一个小县城里,我即将小学毕业。当时我的父母要调去北方工作,如何安置我就成了一个大难题。唯一的办法是我留下来读完小学,然后去爸妈所在的地方直接入学初中。可是,我家在当地举目无亲,谁来收留我?爸妈思来想去一筹莫展,我的班主任杜老师对我的爸妈说,让我住到她家去,这两个月由她来照顾我。

就这样,我成了“老师家的孩子”。每天清晨,她骑着改装过的“凤凰牌”自行车,前面载着她的儿子,上小学一年级的彬彬,后面载着我,三人一起去学校。一路上常有人跟她打招呼:“杜老师,你咋又多了一个女儿嘞?”她则大声应道:“对嘛,我也有女儿咯!”

杜老师是教语文的,把我们班从一年级一直带到五年级,我特别喜欢听她讲课,她讲课不局限于课本,既谈微言大义,又论世态人情。她在我心中种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。我对她既敬畏又仰慕,而住到她家以后,这种情感更多地转化成了亲昵和依赖。我还像在自己家里一样,饭有人做,衣服有人洗,上下学有人接送,我专心学习就好。那时我还小,只把这一切当成寻常,并未想到我给老师和她家人添了多少麻烦。

为了让我吃好,杜老师制定相应的食谱,还把擅长厨艺的婆婆请来做外援。她爱人是铁路职工,有一天我说想吃德阳烧鸡,他就专程跑了一趟德阳县买回了烧鸡。两个月下来,我胖了好几斤。

送我上学还好,接我放学就有点难办。因为杜老师带毕业班,经常加班到很晚,必须另外派人把我接走,有时是她爱人,有时是她小姑,有时是她表哥的女朋友……有一次是她弟弟来接我,他长得比较严肃,我有点怕他,坚持不肯坐他的自行车,他只好推着车,一路陪我走回家去。

彬彬比我小四岁,我来了以后,晚上和杜老师睡在大床上,他只能和爸爸挤在小床上,对于我“霸占”他妈妈的行为,从未流露出。唯一的一次表露委屈,是

杜老师带回来两块巧克力,分别用红纸和绿纸包着,我们都想要红色那块,杜老师给了我,彬彬哭了。回想起来我真是羞愧万分,彬彬啊,原谅你那时候不懂事的姐姐吧!

不少人对杜老师说,那娃娃就要去外地了,她以后真出息了也未必记得你,你图啥子嘛?杜老师坦然答道:“我不图啥子,我帮她,只因为她是我的学生。”忘不了她在灯下为我辅导功课的亲切面容,忘不了她为我操持饮食起居的温柔身影。有句话,已经记不清她叮嘱我多少次:“好好读书,好好做人。”

毕业考试结束,妈妈就来接我了。在我的记忆中,分别的情景已漫漶不清,因为我的心都被即将远行的兴奋所占据。我只记得杜老师流泪了,却不记得自己有没有哭,有没有拥抱一下亲爱的老师。如此草率地道别,成了我心里一个莫大的遗憾。

光阴荏苒,直到2016年我才有机会重回故地,看望花甲之年的杜老师。我终于可以好好地、久久地拥抱她了!这个拥抱,带我穿越三十年的时光隧道,把我又变成了当年那个十二岁的小女孩,我叫了一声:“杜妈妈!”是的,这些年来我一直把她当作第二个母亲,一直都是。



霜露之思

最后的节日

●葛鑫

“我第一次睁开眼睛,看见的是你;我第一次哭泣,为我擦干的是你;我第一次跌倒时,搀扶的是你;我第一次喊妈妈呀,最开心的是你……”《妈妈我想你》的旋律一直在循环播放着,我不禁泪湿了双眼。

三年前,小弟在微信里告诉我:“母亲的病已到晚期……”我大脑一片空白,整个人都傻掉了。我怎么也不敢相信母亲会离开我,泪忍不住地流下来。那么慈爱的母亲,怎么可能永远地离开我?那两年因为疫情,我过年也没能回去。母亲每天都在电话里告诉我,家里都好,她很好,让我放心,让我保护好自己和孩子。可现在,母亲怎么一下成晚期了呢?

我打开手机,手抖个不停,一边安慰自己,一边买回家的车票。待我跌跌撞撞奔回家的时候,母亲正在沙发上坐着,显然没想到我会回去。我一把握住她的手,强忍着泪水,靠在她怀里。母亲轻轻地拍拍我的背,轻声说:“回来也不说一声,疫情这么厉害,告诉你别回来,我没事。”我只是靠在母亲怀里,什么话也不敢说,我怕我一说话泪会控制不住。

2021年5月9日,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,我回去那天正好是母亲节,巧的是,哥哥也从南京赶回了家。

母亲不停地咳嗽着,也许是怕我们担心,她强打着精神在沙发上坐着,只是静静地坐着,看着我们,听我们说话。后来,在我们强烈要求下,她才同意去床上躺一会儿,吸会儿氧。我坐在床边看着母亲。她虚弱地闭着眼睛,一会儿又睁开,看到我,让我去客厅吃水果,不要管她。我拿了几颗樱桃过去,递给母亲,母亲摆摆手。

“你病得这么严重,还说没事。”我噙着泪水说,“你告诉我一声,再苦再难我都会回来。”

“疫情,怕你坐高铁不安全。”母亲轻声说,“再说,妈也没啥,都是老毛病了。”她边说边又剧烈地咳嗽起来。

“妈,你能睡就睡会儿吧。”看母亲止不住地咳嗽,我握着她的手说。

“我没事,你们都回来,我就好了。”母亲满足地笑了笑,强打着精神说,“我真怕见不到你们了。这下好了,我的孩子们都回来了,快扶我起来,咱们去和面,包水饺……”

拗不过母亲,我只得扶她起来。她缓缓地挪动身体,招呼我拿面盆,又告诉我挖多少面、放多少水。我知道老母亲已经干不动了,往常,她总让我去客厅看电视、吃东西,她和面,父亲调馅。今天开始把和面的活交给我了。

小弟这时也回来了,手里还拎了个蛋糕。“难得咱们仨都在,今天好好给咱妈过个母亲节。”小弟边说边去洗手、擀皮子。

母亲坚持坐到小椅子上和我们一起包水饺。看着她的熟练动作,我心里酸酸的,这个场景以后也只有记忆里有了。

“这样包饺子,又快,褶又少,好吃。”母亲说着,又给我示范了一遍。

刚五月的天,母亲的汗却不时地从脸上滚落下来,手也在发抖。父亲见状,慌忙搀扶起母亲,去沙发上坐下。

准备吃饭的时候,母亲突然示意我们,请邻居来帮忙,照个全家福。一边说,一边让我们按照小时候的位置站好。

“小时候我是靠在你怀里不是吗?”我故作调皮地说。“对啊,咱俩靠在爸爸妈妈怀里,哥哥站后面。”小弟接着说。

“你们仨都站后面去……”母亲笑着命令道。

那次的相聚也只有短短的几天。离别的时候,母亲一直站在门口看着我们,眼里满是不舍。不久,母亲就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那是这许多年来我们全家一起过的第一个母亲节,也是和母亲一起过的最后一个节日。时过境迁,我拼命回忆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,感觉和她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盛大的节日。

与妈妈偶然谈起1993年新加坡国际大专辩论会,复旦大学代表队辩手蒋昌健在总结陈词时引用的诗句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/我却要用它/去寻找光明”,妈妈眼睛里闪耀的光芒和充盈的泪水深深地触动了我。

三十年,弹指一挥间,如今回味却依然能够秒回那青年华裔学子竞展风采的赛场。在淘汰了剑桥大学队、悉尼大学队等多支劲旅,复旦大学队一路过关斩将,与中国台湾大学队会师决赛,题目是辩论人性本善抑或人性本恶。台大一方抽中“人性本善”,复旦大学一方抽中“人性本恶”。两岸学子一番唇枪舌剑,你来我往,真正是风华正茂,挥斥方遒。

犹记得在决赛现场复旦二辩季翔情急之下脱口而出:“从李尔王的不孝女儿到《联合早报》报道的拳击妻子的丈夫,从倒卖血浆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到杀人不眨眼的拉美毒枭,恶人恶事可谓横亘古今,不胜枚举。对方辩友,难道你还要对着《天龙八部》中恶贯满盈、无恶不作、凶神恶煞、穷凶极恶这四大恶人谈什么‘人性本善’吗?”在华人武侠小说世界里,金庸先生是高山仰止的存在,巧用金庸先生小说里的典故无疑会引发强烈共鸣。现场观众的笑声和掌声既是送给急中生智的季翔,更是送给作为评委端坐台下的金庸先生。而到了最终总结陈词的阶段,复旦四辩蒋昌健激情与理性兼备,严谨与亲和共举,铿锵与华彩齐飞的精彩发言则以《一代人》中的诗句作为结尾,引爆全场热烈掌声。

妈妈以86岁的高龄,经历过人生的风风雨雨,仍然保有“一颗透明的心灵,和会流泪的眼睛”,仍是那样纯粹地热爱着,向往着真善美。这令我想起了好友阿梅。

阿梅人到中年,失能失智的父亲需要牵挂照顾,丈夫事业遇到瓶颈情绪低沉,至于她自己,身体欠佳,已经在无影灯下躺过两回了。幸亏还有一个女儿乖巧懂事,学习成绩没有多么出类拔萃,却知道体恤和开导妈妈。按理说,在阿梅的生活中,中年的烦恼一样也不少,可是也只是看到她的操持和疲惫,并没有感觉到经常在中年妇人神情上闪现的怨尤,用阿梅的话说:“一地鸡毛,扫走就是了。”

一次逛超市,看到阿梅精心挑选塑料桌布,在经典红白格子和欧式碎花两种之间犹豫不决,直到最后选了红白格子的。我看着她仿佛少女般心满意足的模样有点不解,她跟我说,每个周日的早上,她都要铺上桌布,虽然桌子上摆的烤面包、牛奶、熏香肠也是平日吃的,但因为美丽的桌布,好像桌子也焕然一新,这一天的早饭有了仪式感,千篇一律、辛苦劳碌的生活仿佛加了一个换乘站,可以稍稍地休整一下。

后来有一次又看到她在挑选一款布质的桌布,一问,原来是丈夫工作的事情解决了,家庭生活迎来转机,“所以要小小地庆祝一下”。我由衷地替她高兴,“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,谁不是这样且过且珍惜过来的呢”,阿梅说,表情仍是一如既往地风轻云淡。

我相信,那些漂亮的桌布,不论是什么材质的,都如一道光,曾经,现在,未来,都会给阿梅的生活增添明媚。

心灵花园

妈妈眼睛里的光

●张瑜